

把嬴政，刘彻，李世民，赵匡胤关在一间密室里，只准一个人活着出来，谁会被最先玩死？谁能最后存活出来？

面具人抬手摘下面具，其下赫然是刘彻的脸，他尖叫道：
「李世民，你是蠢驴吗？」

李世民镇定道：「你不是刘彻。」

「嘿！」「刘彻」笑了声，手不停地从脸上晃过，先变成「赵匡胤」，再变成「嬴政」，最后变成「李世民」。

李世民依旧镇定道：「你不是我！」

「李世民」手再次从脸上拂过，恢复了面具人原样，说道：「我当然不是你，你们都是我而已。」

密室里，四人直直地盯着一方屏幕，屏幕内历史画面一幕幕掠过，最后定格在公元 976 年。

「这世上果真有仙人，天上一刻，人间千年，如此法术，当真神乎其技，」嬴政长呼一口气，随即恨恨道，「可恶赵高，竟敢毁我基业，断我子孙，枉我视之如兄弟。」

「哼，兄弟最靠不住！」赵匡胤盯着屏幕，脸色铁青道。

「我早知道兄弟靠不住，但防住了兄弟又如何？」李世民苦笑道，「一群不肖子孙竟被一女子玩弄于股掌之间。」

「哈，还是朕慧眼识珠，」刘彻大笑道，「留下霍光，保我后世三代。」

嬴政看向刘彻，冷冷道：「窃国之贼，也配称朕！」

李世民和赵匡胤不约而同看向嬴政，刘彻本欲反击，见状微微转动身体，和李、赵两人站成一线，好整以暇地看着嬴政。

一时间，肃杀之气顿起。

「两位稍安勿躁，」嬴政面不改色道，「秦本周室诸侯，尊天子所谓恩，伐天子所谓义，身居庙堂不忘社稷，圣人遗训也。天子无能而禅位于贤臣者自古有之，卑贱之流而能主庙堂者闻所未闻！」

李、赵两人闻言面色稍缓，颌首转向刘彻。

刘彻冷笑道：「嬴秦暴虐，天下苦秦日久，高祖不忍苍生受苦，以布衣之身揭竿而起，从者如流，实乃天命所归。杨隋失德，众归于唐，五代治乱，民服于宋，天道轮回，苍天饶过谁？」

「哼，我大秦明法度、定律令，大公无私，何暴之有？」嬴政反驳道，「咸阳中正，拨云即可见日，何须大动干戈，另谋长安？尔等起而言义者，无非乱天下以饱私囊，与赵高、李斯等乱秦私天下者何异？」

刘彻大笑道：「好一个大公无私，连长城、通道路尚且是公，修宫殿、筑陵园也算是公？苛法无度、酷吏横行也算是正？民不聊生、哀鸿遍野若还不推翻暴政，难道百姓真要蠢到死不旋踵吗？」

「哈，两位先消消气，嬴兄平一天下，刘兄拓定边方，都是一代英主，具受后人敬仰，」李世民打圆场道，「诸位不觉怪异么？我等四人本异世而生，秦、汉、唐、宋相差千年，风马牛不相及，何以今日竟会同处一室？还请两位暂且放下昔仇旧恨，先把心思放在眼前为妥。」

嬴、刘两人明知李世民说的有理，却偏偏僵持不下。此时赵匡胤突然叫道：「快看，那里又起变化了！」

众人齐齐往屏幕看去，只见原本赵光义登基的画面已经消失不见，换成一个相貌怪异的面具人。

那面具人发出一串刺耳的声响，说道：「大家好，欢迎，我相信你们一定想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，我向你们保证，你们所在的

位置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接下来的游戏，你们都是所在时代所向披靡的帝王，能阻止你们获得更大成就的唯有死亡。我想玩一个游戏，你们现在都身中剧毒，密室角落燃烧的香能抑制毒发，但香会在一个时辰内烧尽，想活命唯一的方法是想办法活到最后，最后唯一幸存的人将获得解药。如果香燃尽之后，不止一人活着，那么剩余的人全部要死。

「对了，为了公平起见，我已经把你们的身体指数都调整成一模一样，也就是说任何两个人的战斗力都是一样的。所以，想活到最后，关键靠的是脑子。好了，游戏现在开始。」

四人面面相觑，刘彻对着化成满屏雪花的屏幕吼道：「你是什么混帐东西，竟敢戏耍我们！」

「别发狠了，」李世民淡淡道，他抬头瞄了眼角落的香，问嬴政，「嬴兄，依你之见，我等是否中毒在身？」

嬴政正自省其身，闻言睁开眼，点点头。

李世民轻叹一声，看向赵匡胤道：「赵兄好武艺，如果我猜得没错，所谓将身体指数调成一样是以你的武力为准，若非如此，只怕我们三人联手都不是你的对手。」

赵匡胤顾自走到一角落，背墙而立，冷漠道：「我乃一介武夫，所谓公平，对我最为不公。」

「赵兄过谦了，能在乱世脱颖而出，哪有等闲之辈，」李世民笑道，「如此看来，虽不可思议，但那人似乎所言非虚，诸位以为我等该如何应对？」

「大丈夫顶天立地，岂能受他人摆布！」刘彻走到燃香的角落，同样背墙而立，说道，「我不想杀人，也奉劝你们一句，别来惹我，犯我者，虽难必诛！」

李世民走到第三个角落，席地而坐，笑道：「我也不想任人摆布、枉造杀孽，如果诸位都无心动手，能轻松度过这一时辰，就算最后毒发身亡，也不错！嬴兄，你说呢？」

嬴政呆呆站在原地，一边松握着拳头，一边置若罔闻地喃喃自语道：「有力量真好，浑身软绵绵的感觉实在太糟糕了，躺着什么都做不了，什么都抓不住，明知道不稳妥，却只能相信他人，只能寄托他人。」

「嬴兄？」李世民催促道。

「人生苦短，怎能让光阴虚度，生与咸鱼为伴，与死何异？」嬴政抬起头，指着刘彻道，「刘氏先辈食我俸禄，乱我法度。依秦律，其罪当族，老天既然让我复生，我誓杀刘氏余孽。」

「呵，来啊！」刘彻讥笑道，「你想族我刘氏，可惜我刘氏后世枝繁叶茂，繁荣昌盛，嬴氏一族就可怜了，倒真被灭了族，绝了后。」

「别急！」嬴政冷笑一声，看向李、赵，说道，「我不知道活着从这出去会面对什么，我也不想知道，当年我一病不起，没能看到大秦的结局，今天我不想再有同样的遗憾，所以我有个提议，我愿意做第三个死的人，条件是你们帮我杀了他！」

嬴政说完，再次指向刘彻。

刘彻脸色微变，大声道：「你们别相信他，他是想借刀杀人。」

「他想借，我没意见啊，李兄你呢？」赵匡胤道。

刘彻看向李世民，急道：「李兄，咱们先后在长安号令天下，你可别和姓赵的一样落井下石。」

「你那长安靠着嬴兄的咸阳，我的长安改造于大兴城，似是而非，」李世民不急不慢道，「不过远亲不如近邻，我答应你不出手就是了。」

「行，反正两个人也够了。」赵匡胤挺身从角落走出。

刘彻看到嬴、赵两人向自己靠近，连忙摆出防御架势，嘴里叫道：「李世民你是蠢驴吗？他们杀了我，下一个就轮到你了！」

「对哦！」李世民站起身，拍拍屁股，叫道，「两位，先等一下。」

刘彻大喜道：「你这蠢驴总算开窍了，我们联手，二对二不用怕他们。」

「李兄，你想清楚了！」赵匡胤皱眉道。

「还想什么，傻子都知道怎么选！」刘彻抢先道。

「是啊，傻子都知道怎么选，差点误了大事，」李世民轻叹道，「赵兄你误会了，我是说算我一份，坐享其成的确不太厚

道。」

刘彻微微一滞，怒极而笑道：「都想坑我是吧？来啊，谁先动手我就揪着谁打，老子一条命换他半条命！哈，怎么都不动了？一群蠢货！」

「你真的太吵了！」李世民不悦道，「赢兄，是你提议杀他的，你怎么说？」

「你们抓住他双手，我来解决他。」嬴政道。

「好，」李世民转头问赵匡胤，「赵兄，你喜欢抓左手还是右手？」

赵匡胤看了眼自己的右手，道：「左手！」

一道道声音落在刘彻耳里，仿佛催命符一般，他眼珠飞快地转动着，突然吼道：「好，既然嬴政要我死，我也不让他好过，你们帮我杀了嬴政，他死了，我就自杀，如果我不守信用，你们可以联手杀了我。」

赵匡胤看向李世民，问道：「你觉得呢？」

李世民想了想道：「赢兄，他出的条件比你高，你怎么说？」

「哈哈！」刘彻狂笑道，「嬴政，这是你自己找死，我们刘家能灭秦一次，就能再灭你一次，哈！」

嬴政默默伸出双手，左手一晃，右手食指和中指应声而断，他举起扭曲的右手，面无表情道：「这是我的诚意！我的提议不

变，只要杀了他，我第三个死！」

「你这疯子！」刘彻看着自己的手掌，脸色惨白，他颤声道，
「我，我比他多断一个手指！」

刘彻左手抓住右手三根手指，却迟迟下不去手。

赵匡胤不耐烦道：「李兄，动手吧！」

「好！」李世民应道。

「不要！」刘彻左手一用力，三根手指一齐折断，他惨笑道，
「嬴政，你还有什么招数？」

「都说汉随秦律，还真是没错，人家怎么样，你也怎么样，就不会自己动动脑子吗？」李世民奚落道，「也好，掰断了手指，我抓着也省力点。」

刘彻脸上的笑容戛然而止，惊恐道：「你们不能这样，君无戏言，你们怎么能出尔反尔！」

「我们又没答应你，」赵匡胤道，「真要君无戏言，刚才就该直接弄死你，也不用搞这么一出，不过这样也挺好，你别反抗了，早死早投胎，免得活受罪。」

刘彻面如死灰，任凭李、赵两人抓住双手，他看着慢慢走近的嬴政，不甘心道：「你真的是因为刘家灭了秦，所以要杀我？」

嬴政平静道：「我真的想你死。」

刘彻看到嬴政的拳头高高扬起，渐渐变大，重重地砸在自己眼眶上，他眼前一黑，清晰地感受到眼珠爆裂，却没感觉到一丝疼痛，紧随其后雨点般洒落的拳头同样没让他感觉到痛，他突然明白过来，想要说话，却发现下巴已经被打碎，他拼命扭动着身体，想要抓住救命稻草，直到一记重击落在喉骨上，他的身体抽搐几下，再无动静。

四人之中，刘彻先死。

2

赵匡胤感受了下刘彻脉门，松开手不屑道：「这种人也能活到七十，若在五代，只怕和隐帝一般，继位就离驾崩不远了。」

李世民指尖下意识收紧，稳住刘彻下坠的身体，唯恐惊醒入睡之人一般缓缓将他放在地上，轻声道：「他只是没经历过茹毛饮血、不求生即求死的黑暗，不知无数帝王终生处于这般密室中，早习以为常。」

赵匡胤不以为然道：「李兄若真心悲悯他，早先该力保他无虞，事已至此，何必又惺惺作态。」

「我并非故作姿态，」李世民道，「杀他安身是为自保，哀他安心亦是自保，危则失德，安则神伤，乃人之常情。」

「心慈则手软，心狠则手辣，才是人之常情，像李兄这般倒是少见，」赵匡胤道，「一将功成万骨枯，传言李兄要秦叔宝和尉迟恭两员猛将在门外守候才能入眠，我还以为是以讹传讹，现在看来倒像是真的。」

李世民笑笑，问嬴政道：「嬴兄，你当真因为秦被刘氏所灭而杀刘彻？」

嬴政瞥了眼刘彻，道：「我只是想打破局面。」

李世民毫不意外，又问道：「你轻易弄伤自己，不怕我们顺势把你收拾了？」

「不怕。」嬴政淡淡道，附身从刘彻身上扯下一块布条，慢悠悠地将右手四根手指捆在一起。

赵匡胤道：「李兄，收拾嬴兄解决不了问题！」

「赵兄你想多了，」李世民笑道，「我只是惊叹嬴兄的杀伐果断。」

「是吗？」赵匡胤微微一笑，「我还以为李兄在暗示我动手呢！」

「就像赵兄你说的，那样解决不了问题，」李世民道，「嬴兄，话说回来，我不太认同刘彻刚才嬴姓断后一说，我李氏先祖李利贞乃嬴姓始祖皋陶之后，大唐也算是嬴姓的传承。」

赵匡胤眼神一凝，说道：「没错，就算皋陶始祖太过久远，秦赵同宗，我河间赵氏乃嬴姓赵氏正统香火，嬴秦被刘氏先人窃取，我辈终究从他们后人手里夺了回来。」

「赵兄你就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」李世民笑道，「我适才看仙人指路，五代刘氏乃沙陀族，突厥之后，与中原刘氏毫无关系，你辈夺回来的和刘彻有什么关系。你这是被马踢了，打驴

泄恨，倒是隋杨乃姬姓后裔，李唐取而代之和秦代周有异曲同工之妙。」

「李兄你也别牵强附会，」赵匡胤不甘示弱道，「杨坚原叫普六茹坚，乃正经鲜卑人，北魏、东魏、西魏、北齐、北周、乃至隋杨都是鲜卑人的天下，甚至你们李家都有胡人血统，真说代周，我赵宋倒确实是和秦一样直接取周而代之，而且郭氏同样也是姬姓后裔。」

「我出生在咸阳，咸阳是我老家。」李世民恼怒道。

「嬴兄出生在赵国，他老家就是我老家。」赵匡胤从容道。

「我强盛秦地！」

「你鸠占鹊巢！」

「你欺寡凌弱！」

「你弑弟杀兄！」

「哼，蝇营狗苟，只为趋炎附势；侃侃而谈，皆是门户之见。」嬴政冷声道。

李、赵二人愕立当场，争执声戛然而止，恼羞之色溢于言表。

嬴政视若无睹，继续道：「百里奚生于虞、公孙鞅吕不韦生于卫、张仪范雎生于魏、魏冉李斯生于楚、甘茂生于蔡、蒙氏一族源于齐，良木成材于九州而入秦为栋梁，非恶宗室同济而爱秦，意与秦共富贵也；秦伐周室、灭诸侯，非因怨，为田地财

物也；惶惶众生，亲亲而远远，非为情，为利也。当此时，吾乃杀人伏诛之势，唇亡则齿寒，你二人之亲近，看似甘露，实乃鸩酒，蝼蚁尚且贪生，你二人当我不如蝼蚁乎？」

李世民欲言又止，赵匡胤左顾右盼，密室里突然间安静了下来。

片刻之后，李世民道：「既然嬴兄无意一锤定音，那作何解？」

「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，此事需你二人商量定夺，」嬴政道，「我正好乘着空隙，用余生想些事情。」

李世民看了眼赵匡胤，说道：「何事竟能让嬴兄伤神？不如说来听听，横竖我和赵兄一时难分难解，闲着无事。」

嬴政道摇头道：「此事说了无用！」

「我二人虽不才，也见过些世面，集思广益或能替嬴兄解忧也未可知！」李世民道。

「嬴兄但说无妨！」赵匡胤附和道。

「也好，」嬴政看着两人，缓缓道，「我在想，我若想活，该帮谁杀谁？」

「嗨，」李世民干笑道，「嬴兄这是准备出尔反尔？」

「言而无信，非君子所为！」赵匡胤沉声道，「嬴兄莫非要我们同仇敌忾，以正视听？」

嬴政与两人对视片刻，咧嘴笑道：「求生一说，实属笑谈，不过我的确有事请教，谁能为我解惑，我便帮他活到最后。」

他顿了顿，说道：「我想不明白的是，李、赵二人为何要置我于死地？」

「嬴政，你别欺人太甚，」李世民怒道，「你三番两次戏弄我们，真的想找死吗！」

赵匡胤亦面色不善道：「君以国士待我，我以国士报之！君以草芥待我，我以仇寇报之！嬴兄再谨言慎行，小心步了刘彻后尘。」

「两位误会了，」嬴政赔笑道，「我说的李、赵并非你们二位，而是指李斯和赵高，李斯早年不过一郡小吏，随荀况学有所成后入秦，吾惜其才委以重任，司丞相之职，位列三公；宦官赵高乃卑贱之后，吾不讳其出身，任其为中车府令，兼行符玺令事，秦君临天下，两人功不可没，两人与秦一荣俱荣、一损俱损，为何会篡我诏书、乱我法度、最终玩火自焚，吾百思不得其解！」

李世民凝视着嬴政，神色阴晴不定，许久，皱着眉头道：「此事浅显易见，李斯其人，重形而轻势，外法而内儒。儒者，柔也，言必黎民社稷，行必沽名钓誉；安则高风亮节，危则明哲保身，可用而不可靠也。两人乱秦，旨在赵高，赵高不动，则李斯弗从。赵高何以乱秦？计也！高尝教胡亥，天下易主之际，立胡亥则高为帝王师，胡亥乖张，高能携天子以令群臣；扶苏贤能，与赵高疏远，扶苏立则高永为家奴，比而较之，天壤之别。高乃中官，阴有余而阳不足，既绝嗣，则无后顾之

忧，有生之年极尽行乐荒诞之事，无惧后世洪水滔天。此等阉人，卑躬屈膝常伴君侧，耳聪目明而内心阴郁，多以上之所好事君，君既永乐，则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，为君者不能不慎也，嬴兄若能听蒙毅之言，乘早杀之，则秦无忧矣。」

嬴政不置可否，看向赵匡胤，问道：「赵兄之见呢？」

赵匡胤道：「李兄所言谬也，赵高不过狐假虎威之近侍，内不修政，外不掌兵，小才堪用，大才不备，子婴羸弱，亦可杀之，恃宠而骄，不足为惧。两人乱秦，非赵高意也。李斯权谋，而赵高随之。李斯何以乱秦？势也！蒙氏三代，齐聚一堂，人之骨肱，秦之长城，蒙氏不倒，则秦安如泰山。秦秉权而立、垂法而治，蒙恬掌兵，蒙毅辅政，能杀蒙氏者，法也。法者，国之公器，而丞相独操之，假公济私，形势使然，故后世明君屡屡废相，皆因于此。李斯好刑名，生性刻薄，位极人臣则得陇而望蜀，一步登天以求千秋万世。此等权臣，才情具备心比天高，既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，若不绝之，必成大患！」

嬴政缓缓道：「商君诚不欺我，『先王不恃其强而恃其势，不恃其信而恃其数，今恃多官众吏，官立丞、监。夫置丞立监者，且以禁人之为利也。而丞、监亦欲为利，则何以相禁？故恃丞、监而治者，仅存之道也，恃天下者，天下去之；自恃者，得天下。』」

「吓，香灭了！」李世民突然惊呼道。

嬴政一顿，抬眼看去，脸色咋变。

赵匡胤见状亦仰头望去，只见那香虽燃烧过半，但青烟袅袅，毫无异样。此时他抬头之势未止，突然脖颈处寒毛乍起，他右手本能上抬护住喉间，堪堪挡住一记重拳，仓促举起的手掌未能完全挡住来势汹汹的拳势，抵着拳头落在在喉咙上，赵匡胤闷哼一声，腰间猛然发力，生生稳住跌倒之势，整个人像铁板一般砸在墙上，喉咙一甜，已然受了重伤。

赵匡胤猛吸一口气，非但没有压抑逆流而上的鲜血，反而借着反弹之势，奋力将口中之血喷向眼前，无数血珠如万箭齐发般呼啸而出，密密麻麻地击打在迎面扑来的李世民脸上，使得李世民身形一滞，赵匡胤乘机抬腿弯膝，一脚狠狠地踏在李世民胸腹之间，纵然李世民尽量躬身卸力，数根肋骨还是应声而断。

赵匡胤借着脚下力道，擦着墙面往左手边退去，余光看到李世民双手抱腹如一只大虾般被自己踹到墙上，滑落在地，心里喜怒交加，只待脚下落定，便准备要了李世民性命。

他脚尖点地，停下后退之势，还未站稳身形，突然僵在原地，脑海里不断地回荡着一句话：

「吃我一斧！」

「吃我一斧！」

「吃我一斧！」

这道声音穿过时空，传入耳中，闯进脑海，蹿到他心里，将他的自信和勇猛一举击溃，让他肝胆俱裂，以致他完全没察觉到

随后自己的太阳穴被击打地凹陷进去，在瞳孔失去色彩之前，他看到满天布屑，彷如纸钱，轻轻飘落，以慰亡灵。

赵匡胤，死！

3

李世民吃力地坐了起来，感慨道：「『威，以一取十，以声取实，故能为威者王』，赢兄一鸣惊人，一击致命，深谙用兵之道，实在令人叹为观止。」

嬴政挺着皮开肉绽的「手斧」，无视鲜血淋漓，斜眼看向李世民，猛然一脚踩爆赵匡胤的脑袋，如同踏碎一块不合格的城砖。

「斯者已逝，何必如此，」李世民皱眉道，「局势已定，赢兄是自行了断，还是让我送你一程？」

嬴政凝视着李世民，阴沉的脸庞上风涌云动，片刻之后，一点亮光在阴鸷的眼神里闪现，随即以星火燎原之势蔓延开来，将满脸冰霜消融殆尽，他笑道：「要么，我来送你一程？」

李世民淡淡道：「赢兄终究欲食言，宛如当年我父皇，天下未定，奉我为神兵，海内无害，则视我为凶器，兄弟相残，实乃其刻意为之。可惜我与赵兄两败俱伤，无复玄武之勇，罢了，烦请赢兄移步做个了结，小弟伤患在身，就不起身相迎了。」

嬴政看了眼燃香，伫立不动，说道：「李兄无需自怨自艾，天地瞬息万变，生死富贵需盖棺始能定论。」

「嬴兄以为我在诈伤？」李世民似笑非笑道。

「孙子云：『兵者，诡道也，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，不知彼而知己，一胜一负』，李兄伤情在暗，深浅难料，不得不防。」嬴政坦然道。

「『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』，若我乃虚则虚之，嬴兄岂非错失良机？」李世民揶揄道。

「我本无心杀你，无所谓错失良机。」嬴政的视线离开李世民，在密室内游走。

李世民轻轻倚在墙上，抬头仰望，看着所剩不多的燃香，问道：「嬴兄为何选择杀他？」

「守株待兔，无择也，可惜兔不可复得！」嬴政继续打量着密室，说道，「此地无灯火却通明，无门窗却气顺，当真怪异，李兄以为我们身处何地？」

「嬴兄以为呢？」李世民反问道。

嬴政沉默片刻，应道：「此间六合方正，汇聚古今，暗合尸佼『上下四方曰宇，古往今来曰宙』之说，然『宇宙』二字乃名号，知其名而不知其所指也，犹如不知。人言『生于九州，魂归东嶽』，自古泰山乃阴阳交合之地，我等既曾离世又未往生，此刻只怕是在泰山之下！」

「呃！」李世民突然闷哼一声。

嬴政抬眼看去，只见李世民笔直坐起，嘴角溢出一丝鲜血。

「非也，」李世民摇头道，「魂归东岳不过民间讹传，依我之见，我等必是身处修罗道。」

嬴政看着李世民，犹豫片刻，终究好奇问道：「何谓修罗道？」

「修罗道乃梵文，意指非天界。」李世民道。

「何谓梵文？非天界又是何意？」嬴政越发好奇。

李世民道：「梵文乃西方天竺国文字，，」

嬴政打断李世民道：「秦历代为周天子镇守西方，称霸西垂近千年，兼并鬼、余无、绵诸、緄、翟、潞、岐山、梁山、义渠、乌氏等大小部落无数，从未听闻西方有天竺一国！」

「此事说来话长，」李世民略微思索，指了指刘彻道，「当年他为了灭匈奴，派使臣张骞联络传言与匈奴有灭国之恨的大月氏以期夹击，十三年后张骞归汉，中原始知西域除匈奴外，还有大小国数十，汉正西万里为大宛，再西二千里为大月氏，大月氏居妫水北，妫水南为大夏国，天竺国在大夏东南，是时云身毒，或云贤豆，我朝则称之为天竺。」

「西方蛮荒之地竟别有洞天，倒是我孤陋寡闻了，」嬴政看到李世民脸色渐渐泛白，又问道，「然修罗道究竟何意？」

李世民道：「天竺信佛，佛言世间有六道，地狱道、饿鬼道、畜生道为三恶道，人道、阿修罗道、天道为三善道，六道轮回，生生不息，修罗道为六道之一，转生修罗道者，位列天龙

八部众神，本性善良，虽无大恶行，但有轻慢心，常带嗔恨，好勇斗狠，有天人之福而无天人之德，阿修罗有胎、卵、湿、化四生，胎生者身在人道，乃因在天道降德而遭贬坠，吾观我等四人，皆阿修罗也！」

嬴政道：「如此说来，所谓佛者，乃天竺神明？」

「是也！」李世民道。

「既是他邦之神，何以主我华夏？」嬴政问道。

「佛无国界，在于本心，华夏非无佛，不知佛也，如道者，存于天地而人视而不见！」李世民道，「汉明帝刘庄夜宿南宫，梦一身高六丈，头顶放光之金人自西方而来，在殿庭飞绕。次日晨，汉明帝将梦告知大臣，博士傅毅启奏『西方有神，称为佛，若陛下所梦永平求法样』，刘庄大喜，派蔡音、秦景等十余人出使西域，拜求佛经、佛法，愔等於彼遇见摩腾、竺法兰二梵僧，乃要还汉地，译《四十二章经》，于洛阳修建首座佛寺白马寺，世人始知参禅礼佛。」

「你信佛？」嬴政沉声问道。

李世民沉默片刻，双手合十，置于鼻前，说道：「有生之年，半信半疑，此时，深信不疑。」

「荒谬！」嬴政喝道，「天地八荒载民谓之德，日月星辰照民谓之明，山川河流育民谓之神，三皇五帝教民谓之圣，天时地利民之所倚，故圣人尊天地而近之；鬼乱神迷民之所惑，故先

贤敬鬼神而远之，泱泱华夏，何曾祭过无用之物，何曾拜过无用之人！

「天下之乐有上，将以为治，故君王之位天下，非私天下之利，为天下而位天下也。道民之门在上所先，民者，可令农战，可令游宦，可令学问，可令事佛，所行之事，在上所与，弃天物而遂民淫者，世主之过也，治国舍势而任谈说，则身修而功寡，事谈说之士，则民游而轻其君，事处士，则民远而非其上，是以君愠于说，官乱于言，民惰而不农，惟明君修政作壹，去无用，止浮学事淫之民，则民不惑，而力可抟也。神不歆非类，民不祀非族，儒家循周之旧礼，尚且被诸侯弃之如敝屣，何况胡戎妖邪怪谈乎，更毋论将其供奉庙宇，日日参拜！」

「嬴兄不信轮回，那此地又做何解？」李世民不为所动道，「古时狭隘，泰山处于九州东极，东方主生，生乃死之极，故被认为万物之始地，然道家所言之生死，乃众生之生死，而非个人之延续，既已死，则无我无相，万事皆休，何来今日之杀戮、你我之争执，嬴兄也曾求长生，然人终有寿命，我信佛，无他，不甘湮灭也。」

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古今帝王无数，何曾有长生不老之人，我求长生只求延年益命，非为万寿无疆也，」嬴政道，「轮回之说，实属妄言，依我之见，吾此时不过一梦，神游天地，而身在沙丘，『庄周梦为蝴蝶，栩栩然蝴蝶也，自喻适志与，不知周也。俄然觉，则蘧蘧然周也。』见尔等三人，只因吾身体有恙而内心不安，所谓刘兄乃吾担忧民之有乱，所谓赵兄乃吾担忧宗室旁系夺权，而李兄，乃吾担忧权臣哗变也。先杀刘彻，因民不治则天下乱；后杀赵，因宗室不治则乱天下；

忌惮李兄，因权臣不除则新君有难，诸般境遇，不过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也，必是如此。」

嬴政如释重担般长舒了一口气，突然神色大变，一口鲜血脱口而出，他猛然向燃香看去，只见那里空空如也。

「嬴兄是找它么？」李世民轻声问道，他分开合十的手掌，那燃香赫然呈现，双手掌心一片焦黑。

嬴政大惊失色，作势往李世民扑去，然而身子只是晃了晃便无力地跪倒在地，鲜血不断地从他口中涌出，他直直地看着李世民，眼神渐渐放空，一道诡异的笑容浮现在满是死灰色的脸庞上，嘴里喃喃道：「非嬴政梦蝶，嬴政乃蝶，而我等根本不知所谓！」

嬴政，死！

4

李世民缓缓起身，抬脚将嬴政踹翻在地，走到屏幕前，举着奄奄一息的香，说道：「我赢了！」

屏幕一闪，面具人重新出现，怪异的眼珠转了几转，说道：「恭喜，香的梗就是解药，吞服些许便可解你身上的毒。」

李世民吞下一小截香梗，问道：「你是谁？」

面具人抬手摘下面具，其下赫然是刘彻的脸，他尖叫道：「李世民，你是蠢驴吗？」

李世民镇定道：「你不是刘彻。」

「嘿！」「刘彻」笑了声，手不停地从脸上晃过，先变成「赵匡胤」，再变成「嬴政」，最后变成「李世民」。

李世民依旧镇定道：「你不是我！」

「李世民」手再次从脸上拂过，恢复了面具人原样，说道：
「我当然不是你，你们都是我而已。」

「我不是你，」李世民不为所动，「我是李世民。」

面具人道：「你终究不如『嬴政』，他已经明白了，但你到现在还不明白。」

「他不是明白，是错乱，」李世民道，「就像你一样！」

「我错乱？」面具人笑道，他手一挥，屏幕边上凭空出现一个漆黑门洞，「你自己看吧！」

李世民缓缓走到门洞前往里看去，只见里面一片漆黑，借着密室内的光线只能看到脚下几步之内是实地，其他的都淹没在黑暗之中，他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，在明暗交界位置停了下来，说道：「这里什么都看不见！」

黑暗中似乎有东西被他的声音惊醒，无数光点同时亮了起来，彷如漫天孔明灯在黑夜中乍现，光点渐渐变大，依稀可见里面有人影晃动。

李世民凝眼看去，只见每个光圈内都是一方密室，每个密室内都有四人，有些长得和自己四人相似，有些则相差甚远，高矮胖瘦、服饰穿着也各不相同，有些密室中正在勾心斗角，有些密室中已死伤过半，还有些只剩下一人在密室内游走，无数杂乱的声音扑面而来。

李世民仿佛置身狂风暴雨之中，勉力支撑着摇摇欲坠的身体，许久，他默默走回密室，门洞悄然消失，密室里恢复了谧静。

「你是什么？」李世民问道。

「你可以叫我大神，」面具人道，「现在知道是谁错乱了吗？你们不过是我创造的玩具。」

「你为什么创造我们？」李世民问道。

面具人顿了顿，道：「因为人们想知道如果嬴政、李世民、刘彻、赵匡胤放在一起，只能活一个，谁会先死，谁会活到最后！」

「如果是四个面具人放在一起，只能活一个，还会有人想知道谁会先死，谁会活到最后吗？」李世民问道。

「不会！」面具人道。

「如果是四个没带面具的你被放在一起，只能活一个，会有人想知道谁先死，谁会活到最后吗？」李世民又问道。

「也应该不会！」面具人道。

「那在这里，我就是李世民，不是你！」李世民道。

面具人一滞，说道：「你们都是我创造的！」

「寺院里的佛像都出自工匠之手，但拜佛之人拜的是心中的佛，不是工匠的像，」李世民道，「而你就像塑造佛像的无名工匠，根本不重要！」

「你挑衅我可不是明智之举，」面具人冷声道，「我可以轻易毁了你！」

「你能毁的只是佛像，但毁了佛像，便断了香火，你一手建的寺院便荒废了，」李世民道，「既然已经建了寺，供了佛，我们何不同舟共济，你留我寄身之地，我替你招揽香客，岂不两全其美？」

面具人：「.....」

「你既然神通广大，能先帮我恢复伤势吗？」李世民按着伤患处道。

「能，但我喜欢看你狼狈的样子！」面具人道。

「随便你吧，」李世民道，「看来你是个喜欢自虐的人。」

「你不是说你不是我么？」面具人戏谑道。

「那是我觉得，我觉得能作数吗？」李世民道，「还是说你真的错乱了？」

面具人：「.....」

李世民道：「如果你能把我带离这里，给我一方天地，我可以发动民众给你塑像建寺，让你也当一回万人敬仰的佛祖。」

面具人：「.....」

李世民道：「到时候就算你肉身泯灭，也能在我的世界里永生。」

「我要是信了你的邪，自己供奉自己，那就真的错乱了！」面具人道。

李世民笑道：「人生在世，不自欺，何以欺天下！」

「呵，那倒也是，」面具人道，「不过开辟一方天地可非易事。」

「无中生有自然很难，依葫芦画瓢便简单多了，」李世民道，「比如，让我回到贞观二十三年。」

「你想得倒美，可惜我对续写你的人生没兴趣，」面具人道，「不过你倒是启发到我了，过些时候我再来找你！」

密室里光线渐暗，李世民在昏暗中喊道：「别让我等太久！」

□ 马尧

该盐选专栏共 53 章，99% 未读

继续阅读



盐选专栏

深夜惊奇：你不敢打开的睡前故事

马尧 等

共 53 节

会员专享 ~~¥39.00~~

编辑于 2020-01-01

